

记者手记：

当上海的许多人为生活开始恢复正常而喜悦时，乔毅皓却有些伤感，因为养老机构此时收到了上级专门下发的继续保持全封闭的通知；而防控措施什么时候能够有所缓解，仍然是未知数。她的伤感源自对福利院里老人和护理员的心疼，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防疫安全，他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同一楼层，已经 80 多天。他们太不容易。“这么多天，每一天都很困难，可我们每天都过来了。”她相信，总能等到“云开月明”的一天。

要出院就医的紧急情况，对口医院已指定专人对接我们，120 急救车等绿色应急通道会第一时间为院内老人打开。

全封闭期间，我们开展了一次全院演习，模拟院内出现新冠感染者的情况下，每一个具体岗位的人该怎样处理、怎样最快将感染控制在最小范围内。演习之后，每个分院、每个班组的同事都再仔细进行了复盘，让所有人都心里有数。

说实在的，我的压力特别大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时，闭上眼睛脑子里依然全是“哪些防疫环节可能还有疏漏、还能做得更好”；一旦想到了些什么，我就马上跳起来记录在手机上、发到工作群里和大家讨论。“父母在哪，家就在哪”，这是写在我们福利院墙上的话；我们照护这么多老人，就与很多家庭连结在了一起。将心比心，一定要保证大家都健康平安。随着上海的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，大家越来越紧张。对于老人，我们都是以开放的态度，及时让他们知晓外界真实的情况。我们把福利院当成一个家，老人也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，他们有知情和参与的权利。

其实老人们的防控意识比我们想象的要强。得知浦西从 4 月 1 日凌晨要进入全域封控后，有一位老人找到我，建议福利院内的老人也在这段时间“足不出户”，以确保安全。我告诉他：“福利院现在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来保证大家安全啦。专家也说过，老人家要常出门走走、晒晒太阳的，这样才有益身心健康呀。”他想了想，说了句“也对噢”，接着开心地和生活伙伴们一起在院内活动了。

让老年人在院里生活得不仅安全而且开心，是我们员工一直以来特别擅长的。现在，封闭得太久，我们也要想办法逗自己开心了。于是，跳房子、舞龙、拍搞笑小视频……大家开动脑筋，各种招数轮番上阵，让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，让我们可以继续用真诚的笑脸面对老人。

我知道员工们特别不容易。

社工部有不少年轻人，他们的孩子才一两岁，封闭入院时



乔毅皓（右一）和同事们在一起。

孩子在门口眼泪汪汪跟他们分别。有一位护工的丈夫偏瘫，她封闭进来后，丈夫就全靠周围邻居接济照顾。

我们食堂的大厨特别辛苦，每天全院有 2700 多次要吃吃饭，他要保证食品安全，又要费尽脑筋尽量让大家吃得好；这一阵子，他已经肉眼可见地瘦掉了四五斤了……

这次全封闭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跟我说“不愿意”。和家人分离，有谁不难过呢？

我先生现在也封闭在上海的单位里，我父母和我女儿在外地。我和我女儿的生日都在 3 月，往年，父母会来上海看我，给我过生日。今年我错过了女儿的生日，父母也错过了他们女儿的生日。

我生日那天是在全封闭期内，我没跟大家说，只有同办公室的几个同事知道。他们说：没有蛋糕没有蜡烛，至少要吃碗面条吧。我说：不用了，厨师们已经这么累了，千万不要再给他们添麻烦了。这注定会成为我特别难忘的一个生日。

我们在封闭的院区里，也一直在关注整个上海的疫情，这些天也在网上看到一些让人伤心的事情。疫情汹涌之下，每家每户都很不容易。上海是一座超大型城市，我们要给它一些自我修正的时间，给彼此一些时间。✎